

包夢西

譯茵葉·荻俞 著泰斯爾托·A



世界文學叢譯

麵 包

著 泰 斯 爾 托 · A
譯 合 茵 葉 荻 俞

言 行 社 出 版

世界文學叢譯

麵包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實價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六版

著者

A·托爾斯泰

譯者

俞荻葉茵

出版者

言行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言行社
三八四弄四號

寫在卷頭

幾個月來壓在我們的心兒上的麵包，今天終於完成了！我們的心兒真好像羅賽蒂詩人所說的：

我的心兒好像一隻歌鳥，

她的窠兒築在水箭梢頭！

那樣的輕快，那樣的舒暢！

當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天空裏正飄着一大朵的，一大朵的雪花！我們就開始認識這故事中的那個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哥拉了。他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便站在列寧同志的門口的崗位上。天是那樣的寒冷，天空裏也正在飄舞着霧霧的白雪，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可是他有堅定的信仰，他在心裏想：『爲了革命，爲了無產階級，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同時，他還看見那位世界革命偉大的領袖列寧，在他的食器櫃裏只有兩個污穢的空碟子，甚至找不到一點麵包皮。這種革命的艱苦的精神和他們的鋼鐵一樣的信仰，深深

地打動了我們的心靈。使我們在心波上同樣喚起一陣陣的熱浪。窗外雖然飛舞着霧霧的白雪，嗚嗚地叫着寒風，我們也感不到什麼寒冷了。

天氣漸漸地溫暖起來了。在俄羅斯的大草原上已露着一片綠意，這時候我們又認識了亞格麗蘋娜，她是一個蘇維埃新女性的典型：健壯、活潑、勇敢，富有戰鬥的精神。她是一個農村的勞動者，在地主的壓迫和侮辱之下，她挺起胸膛，把那個無惡不作的地主殺死了，於是，她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陣地上，許多戰鬥的同志，看見她那樣的勇敢，那樣的天真可愛；大家都喜歡她，贊美她！好像她是峭崗上的一朵玫瑰！

在戰鬥的陣地上，亞格麗蘋娜正在和敵人肉搏的時候，伊凡·哥拉夢想不到遇見了他久別的愛人，他們好像在夢中一樣地有着說不盡的愉快！由於愛的力量，更增加了他們的戰鬥的精神！伊凡·哥拉的奮勇的精神，使他從一個行伍的兵士，昇為司令官了。

偉大的真實的人物：列寧、斯達林、伏羅希洛夫，第一次在美文學中作為小說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現了。

在這故事中，顯示着列寧和斯達林怎樣的努力以及整個黨的團結，他們怎樣地去反抗

干涉者，白軍，及其他反革命的努力。那時候，干涉者和白軍集中了他們的兵力，要強佔察里興，可以去脅迫蘇維埃的首都莫斯科。

保衛察里興的重大意義，就是截斷敵人到莫斯科去的道路，並且爲着飢餓的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準備糧食。斯達林就是保衛察里興的領袖。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和夏天是內戰最激烈的時代。

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組織了第十路軍，伏羅希洛夫就是第十路軍的總司令，他領導着英勇的軍隊去迎擊敵人。在那些極危險的日子中，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整日整夜地在戰壕中指揮着無產階級的部隊去戰鬥。敵人的軍隊在早晨的時候，好像還是佔有優勢的，但是在同一天的晚上，他們就被紅軍擊退了。

「察里興軍區的蘇維埃軍隊已經勝利了。敵人完全被擊退，他們奔逃到頓河那邊去了。察里興的情勢非常安全。現在仍繼續向前追擊！」

人民委員斯達林。」

這個電報就是這個故事的結局。這是一個多麼有力而興奮的故事。

麵包是最近蘇聯文學最有價值的收穫。『讀者能夠想到A·托爾斯泰的偉大的成功，是由於像高爾基那樣的瞭解結構，那就是說，不僅要把事實曝露——行動的過程——而且「還要表現出和人民的聯繫，矛盾，同情，反感，以及相互的關係——每個人物和典型歷史的關係及其發展。」在麵包裏，具體的結構就是這樣處理着，作者以察里興前綫上戰勝白軍時的斯達林及伏羅希洛夫的描寫來表現出麵包的最高峯。』（盧波爾文化的宣傳者。）

麵包最大的特點，是主題的豐富和多樣性。在盧波爾的文章中說：『A·托爾斯泰善於處理主題和它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最驚人的，是在他的作品，主題的豐富和多樣：由當前的事件一直到過去的歷史，國內戰爭的偉大時代。小說有麵包……』

是的，親愛的讀者，在這兒我們不過說一點麵包的最簡略的素描罷了。要知道麵包到底是怎樣的偉大，請讀者們自己去慢慢地領略罷。

在這偉大的五月！

在這戰鬥的五月！

我們不能像農夫那樣地去勤苦地耕種，把珍貴的軍糧去獻給祖國：我們也不能像戰士

那樣地爲着祖國的自由獨立而在祖國的大地上灑着燦爛的血花，可是我們是從事文藝的工作者，我們也有我們的重大任務！我們應該負起「精神工程師」的責任！我們也能夠移植一些國外的優秀的精神食糧，把這些興奮的、樂觀的、前進的滋養料——麵包獻給祖國的青年大眾。

麵包的翻譯大部分是由於俞荻的粗製趕造；可是怎樣地把這麵包弄得美味可口，使親愛的讀者易於消化，這完全是葉茵的功勞。我們由於麵包的翻譯，常覺得自己力量的薄弱和各種知識的缺乏；可是，我們並不氣餒，我們要更加緊我們的學習的精神。

麵包在匆忙中出版了，譯得不妥當的地方，那是難免的。我們希望在再版的時候，有一個細細校正的機會！

譯者

第一章

大風雪已經狂吹兩星期了，在煙肉裏咆哮着，猛烈地掠過了屋頂，杜塞着城市的街道，四週展開了幾百哩的雪的原野。電線毀損了，火車誤達了它們的目的地，電車停留在停車場。

大風雪消沉了。

月兒從正月的迷霧中上昇了，照遍了全彼得格勒。雖然時候還早，城市好像暈睡着。在廣闊而坦直的街道的十字路口，處處昇騰着白色煙雲的慶祝的煙火。帶着覆耳帽的武裝兵士，靜靜地圍坐在火焰四週，機關鎗的子彈帶，纏繞在他們的身上，紅色的光芒，投射在雪堆裏，燦着彈痕斑駁的商品陳列窗，和咯吱咯吱作聲的金字招牌。

但是，城市沒有睡覺。在這些正月的夜裏，彼得格勒是活躍着一種緊張的，動盪的，憤怒的，狂亂的氣息。

有一個穿着舊的灰色反領大衣，而長着髭鬚的紳士，沿了諾夫斯基街，沿着蜿蜒的小徑，踏過輕鬆的白雪，穿入邊道，大踏步地向前走。他向左右望了一望，於是他在前門按鈴了。屋子

裏立刻送出了渴望的詢問聲：『誰？』『你是誰？』門兒現出了一條縫，讓他進去，立刻又砰然關了，格格作聲地槓上了鐵門。

這位紳士走進一間有小火爐的暖室，裏面堆着雜亂的傢具和其他的東西。女主人是一個臉色蒼白，帶着憂鬱病的女人，她站起來迎迓着他，感歎地說：『畢竟，現在告訴我們一切吧……』有幾個穿着黑短衣的，有幾個穿着長統毛氈靴的人，迴繞着這位新的來客。他拭去了夾鼻眼鏡上的濕氣，回答道：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霍夫曼將軍已經在鞭撻我們的「親愛的同志」，他們像頑皮的孩子似的。他沒有恐怖得滾落在桌子下面，仍舊泰然自若地坐得很高，說：「我非常歡喜靜聽全權委員的烏托邦的幻想曲，可是現在我必須提醒他，我們德國人在俄羅斯的領土上，並不是你們在我們的……我們命令你們和平的條件，並不是你們對我們……」』
「哼——哼！」

一個穿着短衣和毛氈靴的，紅臉兒灰色鬍子的老頭子插嘴道：

『是的，可是那是最後通牒的語氣……』

『確確實實地，我的親愛的先生……德國人對我們的「同志」「高聲嘶喊」……我是十足愛國的，我的親愛的先生；我是一個俄羅斯人，真該死！但是，我坦白地說，我準備向霍夫曼將軍喝采……』

『好機會！』從小小的無花果樹的後面，送來了一陣非常清晰的諷刺的聲音。

還有一個人，在書架背後接着說：

『好了，在一星期內，德國人將佔領彼得格勒……隨他們去吧……』

女主人帶着含淚的笑，歇斯底里地說：

『無論如何，我們只有唯命是聽；無論如何沒有石油，或白糖，甚至也沒有一片木料可以燃燒……』

『我正從回聲編輯部來，還有其他的信息。卡列丁將軍正向莫斯科前進！——發出了一陣「噯」的呼聲。『工人們正在投効和連絡他的軍隊，沒有提起農民，他們成羣結隊從四週幾百哩的地方而來。卡列丁的軍隊，已經增長到十萬雄兵了。』

突然，十多個人同時嘆息着：他們是非常相信開明的農民軍隊，前進去援救解散了的立

憲議會，去援救高貴而寬宏大量的，善於雄辯的俄羅斯人的自由的奇跡，但是他們又相信着德國人將要來的，像善良的霜神似的，來了一陣刺戮而又去了。

另外有一個人，沿着雪地裏的足跡，走過旁屋，敲着後門。他走進一間塗着灰泥天花板的房間。一盞小小的電燈的光亮，透過了蒙着灰塵的枝形燈罩的薄紗，一只鐵火爐，放在鑲花地板上，火爐的管子，彎曲地經過了通風的窗子。在火爐的兩旁，放着兩只野床。約有二十歲的參謀長坐在野床上，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正躺在襁褓的毛織短襪和陳舊的外套上。他們正在讀着散亂在地板上的羅康波——全十七卷珍奇的冒險記。

新的來客，含著意味深長的語氣說：『聖·喬治和莫斯科。』參謀長和陸軍中校在翻開的書本的後面斜瞧他，但是沒有表示驚奇，也沒有回答。

「紳士們，」新的來客說：『我要老實地說，看見這種榮耀的俄羅斯軍官階級的道德淪亡的情景，非常痛心。你們完全不瞭解，布爾塞維克對於不幸的俄羅斯到底幹些什麼？他們公開地破壞軍隊，公開出賣俄羅斯，他們公開宣言，要使俄羅斯民族絕跡於地球上。紳士們，在這

艱難脅迫的時候，每一個俄羅斯人，都應該站起來高擎着刀劍。」

參謀長的臉龐陰沉地，懶洋洋地說：

「我們好像惡魔似的戰鬥了三年。我們和我們的同伴，已經到了死的結局，完全停止了行動。」

這位來客的鼻孔擴張了，舉起了一個手指，他豫兆地說：

「反抗自由的猛獸已經釋放了，我們可愛的俄羅斯農民，將踏着你們的血跡，紳士們……」他開始描述這種默示的恐怖，那兩個軍官的眼睛裏，閃爍着不愉快的光芒，站起來勇敢地整一整衣裝。

「好！陸軍中校說，『你歡喜我們向那兒去呢？』

『到頓河去，到俄羅斯的勇士卡列丁那兒去。』

「好！我們知道他派遣了一個師團到喀爾巴阡去死戰了，但是誰來確確實實地派遣我們呢？」

「保衛祖國自由同盟。我們要完全這種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你們也需要錢……」他拿

出一個時髦的錢袋，把幾千盧布擲在污穢的野床上。

「米西卡」陸軍中校一面說，一面牽起他的褲子：「我們決定去，我們寧願犧牲我們不值錢的生命，去嘗味火熱的鎗劍的滋味……」

在這些彼得格勒的雪夜中，沒有時間可以睡覺的。反革命的晚報上，散播着極驚人的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和兇荒。在烏克蘭的紅軍和烏克蘭中央議會的流寇部隊的血戰，卡列丁的前進，莫斯科的大勝利，還有很有趣的敘述着強盜和謀殺恐怖案件的故事等等的謠言。不可捉摸的盜匪科托夫，或是「沒有頸的男人」在沙杜娃街的賭窟外面，每夜用屠刀刺戮行人的腎臟。在著名「油炸舌頭」的美味店的地下室裏，發現七個剝皮的屍體。滿城都談論着在電車中所發生的事變，在一個穿外套的兵士的身上，發現了一只女人的帶着寶玉指環的手。在彼得格勒比較富裕的市民，都陷入悲愁中了。他們在梯子上準備着警戒的信號，哨兵整夜在屋子的出入口守衛。天呀！天呀！他們渡過漫漫的冬夜，是不是像一個夢呢？在革命國家的中樞——首都，可厭地裝起了列柱和祝捷的拱門，照耀着日暮的陰影。這偉大的首都，是在那些頭髮蓬亂的，手裏握着來福鎗而迴繞在祝捷的火花周圍的平民的手裏。這好像未知的

征服者，已經紮營在這首都裏了，在夜裏，到處有人從窗子裏伸出頭來，向他們吶喊着：『救命啊，我被搶了！』這些工廠的工人，身上都迴繞着機關鎗的子彈帶，從偏僻的村莊裏跑出來的小兵，都是衣衫襤褸的典型人物。其中有一個不得不對這一切哀號地回答：『加緊革命……』

有許多人怨恨地期待着德國人的到來。殘忍隱伏在他們灰綠色的大外套中，和他們的鋼盔中。要是他們在街頭公開地鞭笞什麼人，正好像俄羅斯的市民，鞭笞他們的豬獠一樣的平淡。握着來福鎗的和藹的兵士，站在十字路口說：『靠右！』在兩肩上掛着金黃色的辮線的軍官，坐在車子裏飛也似的經過非常潔靜的諾夫斯基街，那金黃色的光芒，照耀着麵包店，香腸和脾酒店。彼得格勒的市民，快樂得好像剛從俄國的浴室裏出來似的，在右面的人行道上散步。德國人決想不到這一種粗野的人，會這樣宣言：

『不工作者，不得食。』

德國人急迫地到來了，那些以前在政府機關，在銀行和企業機關，或者在新的軍糧部服務的官員，想不到他們的運命，會落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讓他們管理國家機關，讓他們自己

工作，他們和那些在集會時拍着自己的胸膛而高喊着的水手是不同的。『新世界是我們的目標。你將看見，我們用自己的手，來創造一個新世界。』『那麼創造一個新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吧，親愛的同志！』許多初高級的官員，像耗子脫離沉船似的，每天因病或毫無理由的不上辦公處去了。一天一天的怠工的蔓延，好像傳染病一樣，更深重地反映出政治的鬥爭。

窗子前掛着厚密的窗幔，在入口處，坐着一個拿了一支連發手鎗的黃嘴唇的大學生，火爐裏的煤炭，發出噼啪的響聲，官員們圍坐在火爐的四週，互相交換諷刺的評論：

『真的，紳士們，雖然尼古拉二世出現，也不會這樣愚鈍的……哼——哼——哼！他們都應該絞殺和鎗決的。哦！他們是運氣好，他們這些人……他們需要自由，他們伸出手來渴想捲心菜……現在他們已經獲得捲心菜了……在他們的斯莫爾萊學院，每夜舉行着痛宴會，先生……是的，這一種狂歡痛飲，要使你的毛髮倒豎……』

兩陣強烈的祝捷的煙火的雲煙，像波濤似的環繞着牡牛宮的大柱。

踏着他們的毛氈靴子，帶了毛織手套的兩手，波動地拍着手掌。一個武裝的哨兵，在出入

口守衛着，火光朦朧地搖動，濃密的煙霧，瀰漫在門廊裏。

在偉大的會場裏，舉行第三次全蘇維埃大會。長檯子散佈在圓形劇場的四週，又擁擠，又騷嚷，到處是前綫戰士的大外套，工人的羊皮短衣，覆耳的帽子和棉背心。在高高的玻璃屋頂底下，蕩漾着朦朧昏闇的蒸氣。宏大的吼聲，消沉在期待的催眠曲中了。那些滿臉長着鬍子的人，把沒有修飾的兩頰伏在拳頭上，深陷的眼睛裏閃爍着渴望的光芒。從演講台上送出的演說辭，使那些形容枯槁而臉龐粗陋的人，昇起了一陣戰慄的痙攣。他們有時歡迎地鼓掌，或陰沉地喃喃怨語，有時唏噓唏噓地吹着不滿的口哨。大會主席用盡了氣力，搖鈴壓制那些喧嚷。會議結束了，一個穿得很整齊而兩頰瘦削的人，從旁邊的長檯子上走向演講台，他站在高桌子的主席團的前面，脫下帽子，解開羊皮短衣的領頭，帶着不明晰的啞聲說：

『沒有武力和法令規定的蘇維埃的人民委員，將要完全剝奪我們說起俄羅斯的名字的權利。在表面上，立憲議會已經消滅了，但是立憲議會仍舊存在的，你將依舊可以聽到它的呼聲……』

這是社會革命黨委員的話，站在他背後的主席伏羅特爾斯基不住地搖鈴，一切的亂聲